

朗朗書房 · 音乐坊

瓦格纳画传

BIOGRAPHIE ILLUSTRÉE
DE WAGNER

[法] 马塞尔·施奈德 著
翁冰莹 冯寿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K835.16

朗朗書房·音乐坊

瓦格纳画传

BIOGRAPHIE ILLUSTRÉE
DE WAGNER

[法] 马塞尔·施奈德 著
翁冰莹 冯寿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格纳画传/[法]施奈德著;翁冰莹,冯寿农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朗朗书房·音乐坊)

ISBN 7-300-06683-6

I.瓦…

II.①施…②翁…③冯…

III.瓦格纳,W.R.(1813~1883)—传记—画册

IV.K835.165.7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495 号



朗朗书房·音乐坊

瓦格纳画传

[法]马塞尔·施奈德 著

翁冰莹 冯寿农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6.25 插页 2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7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毁誉参半的对象	1
我的一生	7
■ 勿太快的快板	
瓦格纳的早年：1813—1833 年	9
■ 很轻快	
苦难经历：1833—1864 年	19
■ 如歌的柔板	
朝向圣殿的攀登：1864—1872 年	52
■ 最后的乐章	
瓦格纳所抵达的辉煌之巅：1872—1883 年	68
■ 瓦格纳与尼采	74
乐 剧	86
方位基点	123
■ 凯尔特人的西方：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或者就音乐家而言的瓦格纳	129
■ 瓦格纳的音乐风格	142
■ 充满传奇色彩的北欧：《尼伯龙根的指环》	
或就大众而言的瓦格纳	149

Contents 目录

《莱茵的黄金》	161
《女武神》	164
《齐格弗里德》	166
《众神的黄昏》	169
■ 朝向神秘的东方：《帕西法尔》 或就那些被授予宗教奥义的人而言的瓦格纳	176
瓦格纳的天才	199
■ 普洛透斯	210
■ 阿姆福尔塔斯	214
■ 不做选择	216
■ 子虚乌有与神圣之物	222
■ 音乐家空洞的虚无	224
■ 瓦格纳的理想主义	228
■ 一个新路德	230
管弦乐队	234
给心上人的知心话	245
附录：瓦格纳音乐作品目录	252



瓦格纳的一生？这是充满传奇般经历的一生，是命运的安排，亦是自我意愿的决定，瓦格纳成功地将其传奇般经历的一生转化为一个神话。他没有请时间和后人为之代劳，而是亲自创造出了他的传奇故事。用防腐香料保存尸体的整容师往往在逝者的脸上定格出一个永恒的微笑，而瓦格纳，就是以整容师的方式，通过这种专断的定格的手法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尽管如此，他的一生仍留下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思考、感觉的方式，分担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强烈的忧虑：整个19世纪既需要相信也需要否定，既需要自由也需要信仰。因此，瓦格纳的一生显露出同样的分裂、同样的矛盾、同样的缺陷，而这些都反映在让人难以接近的艺术之镜里。他提供给我们的拯救存在于神话的游戏里，存在于戏剧创造出来的净化的幻想中。

瓦格纳出生在一个剧院里，他在剧院里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并以他的一个剧院而不朽。瓦格纳是拜罗伊特节庆剧院至高无上的灵魂，这座剧院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就像凡尔赛宫之于路易十四：剧院是他的梦想的跳板、他的世界的中心和他的神性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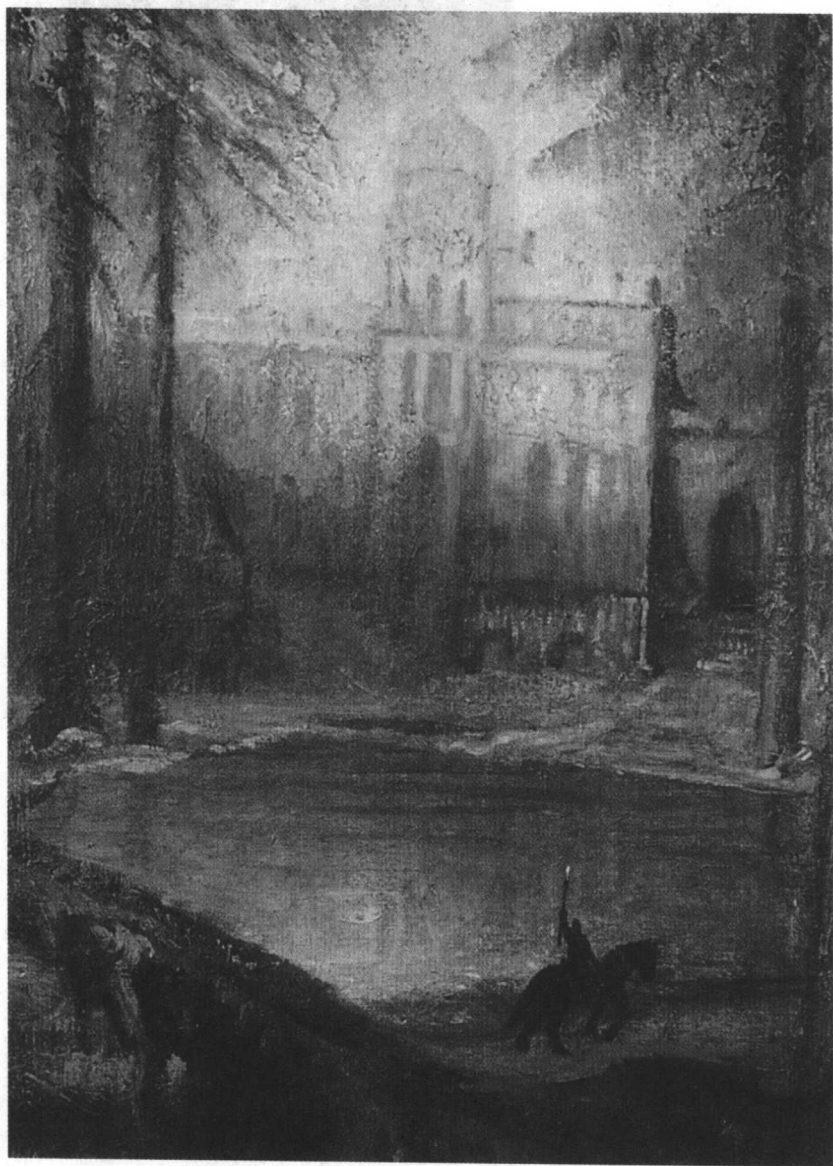
瓦格纳的性格可以说成是一个眉开眼笑的喜剧演员的性格：圣·热纳斯特很可能是他的主宰者。他的世界是自我的抒情的投影，而他是如此巧妙地伪装在他笔下的那些伟大人物之中，这些人物都是他幻想的产物，致使他的灵感之源都变成了自己的灵感本身。瓦格纳仅仅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着：他凭借所有的冒险、所有的精神传奇经历和各种艺术形式，来确定自我——那个叛逆、阴险、逃避捕获并令他自己失望的自我。他对自己的多才多艺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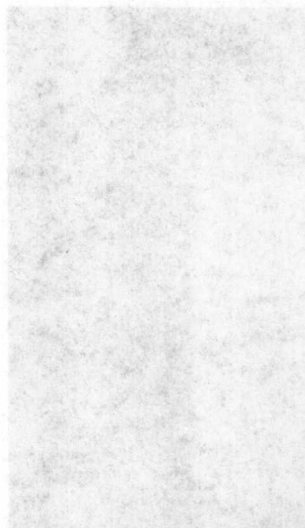
满自信，他陶醉于一个创造性艺术家的自由之中，或者说沉醉于一个魔法师和一个神一样的自由之中。他以能作出音乐家的诗歌和诗人的音乐为荣，但他又不停地怀疑自己，并清醒地审视自己内心的慌乱。为了摆脱对自己的怀疑，他更加疯狂地扑向自由向他展现的所有魅力。每次新的成功都是新的失败，因为这些体现着他自己的人物一直萦绕在他的想像中，他创作的激情使他们栩栩如生，他们来自他半经历半梦想出来的欲念。他们既被这位艺术家承载着，又被这个为灿烂的荣耀光环所笼罩的、空虚地死去的男人所抛弃。

说起瓦格纳所带来的荣誉，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位天才的经理人很好地为他维护了这些声誉。每一次《特里斯坦》和《帕西法尔》的全新演出都获得与第一次的演出一样辉煌而卓越的荣誉。他的荣誉的魔力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尽管我们不服从瓦格纳在精神上的权威，我们通过他，并以他的方式来验证这个世界的各种诱惑。《黎恩济》中有他反叛的欲望和政治的激情；《汤豪塞》或《帕西法尔》中有对爱情的渴望；《齐格弗里德》中有对英雄主义的召唤；《罗恩格林》和《帕西法尔》中有对神圣的幻想；《齐格弗里德》向我们伸出他的剑，《特里斯坦》中的春药、《帕西法尔》里的圣杯，这些很像是冥间的幽灵佩戴上一枚徽章，以使自己能够被我们认出。

瓦格纳的命运？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对象。“Viel, bewundert und viel gescholten.” [德语：广受赞誉，也饱受指责。——译注] 歌德在《浮士德》中以此向埃莲娜表示敬意，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瓦格纳。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艺术家能像瓦格纳一样为引

《帕西法尔》。赫尔曼·亨德里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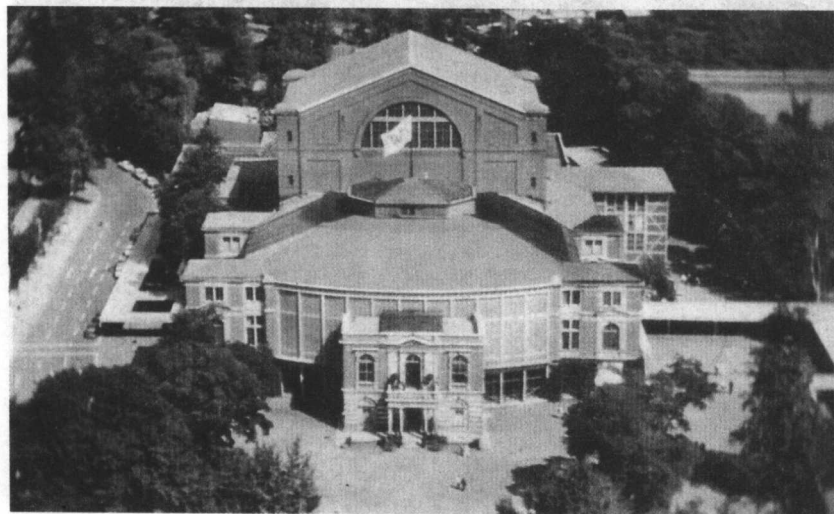




雷诺阿 1882 年所绘瓦格纳肖像。



拜罗伊特节庆剧院外景。



的浪漫主义之梦画上一个句号。霍夫曼首先拥有了这个梦想，他在音乐和文学之间，在造型艺术和剧院管理之间摇摆不定；而韦伯，这个有着很高文学修养的人曾经实现了这一梦想，他是音乐家、剧院经理，同时也是政论家和小说家。瓦格纳受益于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对他的狂热崇拜，最终浩浩荡荡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拜罗伊特。托马斯·曼说：“这个多门的剧院，这个位于欧洲中心的神奇的洞穴。”这个剧院是个梦想过多的人做出的一个有节制的梦，它是一位音乐家敢于创作出的最大胆、最令人震惊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浩大恢弘的工程中，他那至高无上的荣誉在所有的生命和艺术种类中形成了。

我们不必诧异，此后只有关于耶稣基督和与其迥然相异的拿破仑的书才比写关于瓦格纳的书多，关于写瓦格纳的书目提要有 55 000 多册。他迫切想要通过艺术来再现艺术和世界，他实现了浪漫主义深层的夙愿。他在如愿的同时又给予浪漫主义致命的一击。

在浪漫主义里，神圣和世俗的事物是混淆的。瓦格纳的理想主义最终模糊地将神圣的事物纳入世俗的事物，并把俗物融于神圣之物中。新宗教的圣经是《帕西法尔》，而瓦格纳，他是一个魔术师而非一个救星，他以一个现代的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埃及智慧之神 Thoth 的希腊名，所掌之职司与希腊神话中的 Hermes 相似，相传曾著有魔术、宗教、占星术、炼金术等方面的书籍。——译注] 的面貌出现。

从宗教的意义上说

若想真正了解一部瓦格纳戏剧能够产生的情感的强度，那么就应前往拜罗伊特。必须是当这部戏剧以宗教的方式来演奏，用宗教的方式来倾听，中途没有鼓掌喝彩声的干扰，没有“太棒了！太棒了！”的喊叫声，没有“再来一遍！”的请求声，所有的事情在那儿都被严格地禁止了的时候；有的只是那些布景以及那些正如大师所安排的要

上演的剧目；有的只是那隐形的管弦乐队，奏出美妙地融合在一块儿的音质，从不喧闹；有的只是处在完全昏暗中的延长的大厅；有的只是被一片青葱翠绿、山峦起伏的原野所取代了的幕间休息室，就像是一种嘹亮的铜管乐取代了铃声，而这种铜管乐将下一幕的主导主题传递到东西南北的各个角落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么地令人如痴如醉……

阿尔贝·拉维尼亚克：《关于瓦格纳的简介》，
《音乐与音乐家》



瓦格纳第一个感到自己的命运将与众不同。像所有的艺术家把生活当做一个舞台一样，瓦格纳做了自己生命舞台的导演：他是音乐的本韦努托·切利尼。在他之前，拉莫可能写过几部理论作品，格雷特里著有他的《回忆录》，瓦格纳却是第一个使自己成为这方面的典型的人，并且是第一个炫耀自己在戏剧上有着传奇经历的音乐家。在《忏悔录》中，卢梭为他树立了榜样。他坚持自我崇拜，狂妄自傲，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高级艺术家和独一无二的人。《我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瓦格纳是怎样变成一个魔术师的。维克多·雨果呼吁着，他鼓励民众从艺术家的身上辨认出当代祭司的影子：“既然你们当中已有人成为祭司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当祭司？”瓦格纳回答：“我就是！”他的出现使这一神圣的职业由空想变成现实。这是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都不敢也不能够实现的，理查德·瓦格纳却莽莽撞撞、毫无畏惧、轰动世界地做到了。

当夏多布里昂在《墓外回忆录》中建造一座属于他个人的教堂时（在教堂合唱中，他崇拜的神在名义上是基督），他那个年轻、专断、有野心，并将成为一个放纵的寡妇的妻子根本没有站在他的身边支持他；而瓦格纳，由他口述，他的第二任妻子柯西玛为他编辑整理了他的三卷本《我的一生》，后来于1911年出版。这部作品的风格与瓦格纳其他的作品不大一样，是否应该从中觉察出那个专制的秘书所留下的痕迹？人们猜想应该带着怀疑的目光来阅读这部颂歌：与其说这是瓦格纳在其荣耀下建立起的一座大教堂，不如说这是由被称做瓦格纳的守护者——柯西玛撰写出的一本充满了虔诚的书。

柯西玛对已过世的瓦格纳的第一任夫人米娜充满了嫉妒，她极力贬低她，而她的嫉妒使人看清，书中有许多定见、忽略或错误：这本书并未把李斯特的女儿和阿古尔伯爵夫人的整个态度交代出来。书中柯西玛为自己辩解她与汉斯·冯·比洛夫离婚的缘由，要人们宽恕她与瓦格纳所生的那些非婚生孩子（她于1870年才嫁给瓦格纳），还解释了她为了那位拥有所有权利的音乐天才是如何忍受伦理上的耻辱。

由比勒尔夫人收集，于1930年出版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由娜塔丽提供，即米娜·瓦格纳的私生女）澄清了一些评论家怀着好奇心想揭穿的几处晦涩难懂的地方。谢天谢地！还有那些传记作家表现出来的热情。我将只关注瓦格纳一生中发生的那些显著的事件，我们对他的日常生活不感兴趣，关注的是他的命运。

柯西玛·瓦格纳
肖像，拉斐尔·舒
斯特·沃尔旦作。

瓦格纳自私、忘恩负义、爱嫉妒、复仇心强，他曾靠借挪谋生，他深谙如何把握爱情和为己谋利之道，他随时改变自己的趣味、哲学系统和政治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我们后人的关注：因为瓦格纳也和普通人一样，他也有我们身上的缺点，但这些缺点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如果说他跻身于19世纪的伟大人物之列，如果说是他引发了“瓦格纳事件”这一光荣而带侮辱性的称呼，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寻找他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



伟大艺术家的一生可以作为我们的试金石、典范和象征：普鲁斯特，或是他一生都贡献给了他的作品；波德莱尔，或是诗人的厄运和他通过艺术来实行的自我拯救。关于瓦格纳，我们能说些什么？他所创立的戏剧和剧院凝结了他的命运——我是指乐剧以及拜罗伊特剧院。他在尘世中所有的奔走活动、他内心世界里的所有向往追求，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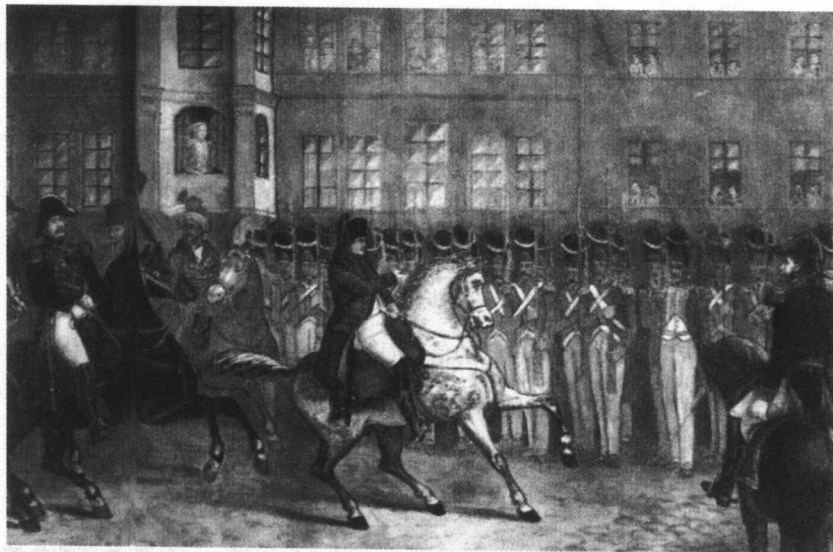
展现出这位艺术家是如何一步步地迈向圣殿，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圣殿，因为在拜罗伊特圣殿中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欢庆，这就是这一章节的总体构思。如果大家不曾遗忘那个最高目标，那个梦寐以求和已被征服的目标，即这个用以迎接“总是隐身的上帝”的最后一个主显日的节庆剧院，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瓦格纳的命运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而他的命运到最后达到了顶点：他就像他所至爱和欣赏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样——他还曾满腔热情和充满智慧地就这部交响乐写了一篇评论。

勿太快的快板

瓦格纳的早年：1813—18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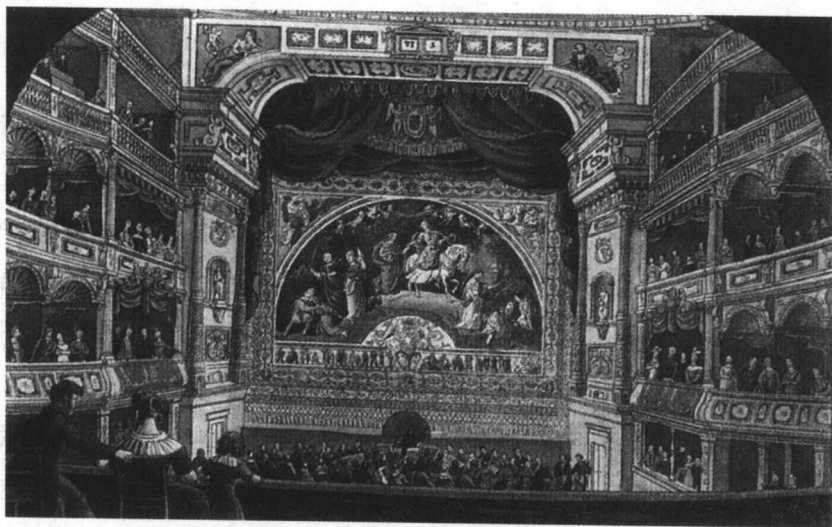
瓦格纳的童年丝毫没有显现出一个神童的迹象。在人们把他与莫扎特进行各种对比之前，他总是抢先不满地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明白，他伟大的未来是靠他的个人奋斗和磨难换来的。他的青年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却很幸福美好，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他出身卑微，全家人都献身于艺术，献身于戏剧。这个家庭既没有世俗野心也不缺钱花：再没有另一个社会阶层更适合一个艺术天才的诞生了。

理查德·瓦格纳于1813年5月22日出生于莱比锡。那个时代与拿破仑联盟的撒克逊人和法国人友好往来。10月份，“联军之役”将拿破仑驱逐出撒克



1813年10月19日，拿破仑一世进入莱比锡。水粉画。

皇家歌剧院内景。约翰·卡尔·奥古斯特·里克特约作于1840年。生在剧院中的瓦格纳也将在剧院中成就自己的一生。



逊邦和德国。一个月后，11月22日，理查德的父亲死于斑疹伤寒。瓦格纳夫人肩负起了抚养六个孩子的责任，她认为尽早再婚不失为明智之举。于是，1814年8月28日，她嫁给了她丈夫的一个朋友路易·戈耶。他同时从事着画家、演员及剧作家的各种职业活动。这次家庭重组降生了一个女孩儿塞西尔，她是理查德游戏时的最佳玩伴。

路易·戈耶十分喜爱他的养子。就像某些人断言的，他是理查德·瓦格纳的亲生父亲。这会是真的吗？事实上却没有任何资料来证实这一点。倒是音乐家瓦格纳本人对此坚信不疑，但他的坚信有错误之嫌。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否相信瓦格纳都是无所谓的。路易·戈耶的犹太出身似乎可以解释理查德·瓦格纳的忧虑、热望和救世主



约翰娜·戈耶，演员，瓦格纳的母亲



路易·戈耶，理查德·瓦格纳的养父。他是音乐家真正的生父吗？犹太人血统的他或许把救世主般的悲悯遗传给了瓦格纳。

的梦想。至于对戏剧的热爱，这个戏剧之家的每个成员都十分醉心于此。

瓦格纳-戈耶一家定居德累斯顿之后，小瓦格纳开始在圣十字学校学习。理查德学习成绩平平，而尤其痴迷于戏剧。他的姐姐露易丝和罗莎莉表演戏剧，克拉拉演唱。他的养父在家排演戏剧，让孩子们在里面扮演角色。养父也在真正的戏剧舞台上演出。《我的一生》让我们了解了其中的一些场景：

剧院对我的想像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以一个小观众的身份走进剧院，作为一个小观众，在那个神秘的、与舞台相连的演员化妆间里有我的一席之地，或者我会以一个幕后常客的身份进入其内。在因撒克逊邦（易北河岸的葡萄种植区）的国王监禁获释而排演的一出戏剧上，配乐演奏由唱经班领班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完成，我身穿背上带有翅膀的紧身衣，扮演一个天使。在这场鲜活的戏剧里，我塑造了一个难以把握和保持住的优美的姿势。

为了庆贺父母的生日，孩子们总是秘密地私下里组织排演，到了庆祝生日那天才呈现于父母的面前。瓦格纳想起他有一次对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作品将德国古典主义和丰富的抒情性相结合，主要剧作有历史剧《国王奥托卡的盛衰》、《爱情悲剧海涛和爱浪》。——译注】的《莎福》进行滑稽模仿，这给全家人和朋友们带来了欢愉：他扮演一个在法温的凯旋车前唱歌的孩子。就这样几年后，他怎能不梦想着拥有一个木偶剧院，就像歌德